

小倉山房詩文集

三



〔清〕袁枚著
周本淳標校

小倉山房詩文集

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小倉山房文集

序

文莫古於經，而經之註疏家非古文也，不聞鄭箋、孔疏與崔、蔡並稱。文莫古於史，而史之考據家非古文也，不聞如淳、師古與韓、柳並稱。其他藻語、俚語、理障語皆非古文，則本朝望溪先生言之也詳。鹿門八家之說襲眞西山讀書記中語，雖非定論，要爲不失文章正宗。後世遵之者弱，悖之者妄。惟吾友子才太史掃羣弊而空之，記敘用斂筆，論辨用縱筆，敘事或斂或縱，相題爲之，而大概超超空行，總不落一凡字，此其志也。千載而下，當有定論。

同徵老友杭世駿序。

讀隨園文題辭

我讀隨園文，太史之官徒紛紛。四百年來作者存，屈指中郎多虎賁。依傍門戶襲笑顰，豈不皮傳但失真。先生棄官抱典墳，胎息元氣藏精神。靜觀萬物求其根，獄時瀆流手抱捫，天結地構心吐吞。我文之法如是云，庶幾成吾一家言。百年數事代數人，特筆傳志臣見聞。達者貴者功德尊，卑者賤者志業勤。孝義節烈困阨羣，正氣鬱律生苦辛。端嚴疏密氣象陳，旁見側出鬚眉新。石渠金匱遺佚頻，公爲存之待討論。丞相卿尹大將軍，削牘論事開螺紋；明體達用言可循，利弊得失眉毛分。規抑上官直氣伸，亦嚴亦婉理道醇。君子受之迴怒瞋，取而施行何其仁！循吏指畫皆宜民，用之廟堂風益淳，文人之文斯可焚。讀書論世平反申，一洗俗眼千年塵。自言序記別有遵，緊嚴峭潔荆公論。辨才豪氣至此馴，玩之信然無跡痕。天授此筆回千鈞，輔以學識成彬彬。染羽屢入緇緇纁，練絲沃盥塗宿因。角幹三液膠必均，鮑人治革緩急勻。篇成讀之覺恂恂，數易稿本誰策勳！我望海洋雖退奔，字字暖我陽和溫。我翁志節埋九原，言行完美憂終淪，叩頭陳狀淚沄沄，倘賜表著公之恩。傷哉賤子亦史臣，乞因其子憐其親。

古文凡例

一、古文本無例也，自杜征南有發凡起例之說，後人因之。例愈繁，文愈敝。德州盧氏刊金石三例，蒼崖、止仲諸君所考甚詳，亦不過引韓比歐，依樣標的而已，並無獨見。然既已有之，不可廢也，否則口實者多，故作凡例。

一、古人編集都無一定，韓先雜著，柳先論，歐分四集是也。倉山文彙編者悞以碑板居先，後見顏魯公集亦然，遂仍而不改。

一、碑傳標題，應書本朝官爵，昔人論之詳矣。至行文處不可泥論，或依古稱太守、觀察、牧令、刺史等名，或依俗稱制府、藩司、臬使等名。考古大家皆有此例。其從古稱者，如渾瑊以金吾衛大將軍護駕，而權文公碑稱公以大司馬翼從。奚陟薨，贈禮部尚書，而劉禹錫碑稱追贈大宗伯。宋子京馮侍講行狀稱大理寺爲廷尉平。歐公許平墓志稱經略爲大帥。皆從古稱也。以故歸震川、張元忠傳稱某知縣爲錢塘令，洧南居士傳稱某知府爲某太守。其從俗稱者，如李珣牛僧孺碑稱宋申錫貶郡佐，郡佐者唐時之司馬也。韓文公鹽法條議稱院監巡院，院監巡院者唐時之度支使鹽池監也。歐公桑懌傳稱閣職，閣職者宋時之六

部架閣也。伊川伯淳行狀稱漕司，漕司者，宋時之發運使、轉運使也。皆從俗稱也。以故朱竹垞楊雍建傳稱總督爲制府，施愚山袁業泗傳稱按察使、布政使爲藩、臬兩司。凡此在行文中不一而足。至于權文公唐相也，唐人宰相官名應書平章事同中書門下，而韓公神道碑竟以「故相」二字標題。沈璧建安知縣也，而震川墓志竟以建安尹三字標題。宋知某縣事與知縣有京朝官之分，非今之知縣也，而竹垞蔣君墓志竟以「知伏羌事」標題。是則古人率意處，猶之史記標題忽稱「魏公子」忽稱「平原君」也。未敢援以爲例。

一、碑傳標題必書本朝地名，亦昔人所論也。然行文中亦難泥論。歐公李公濟碑稱南昌曰豫章，若以宋論，當稱隆興。震川王震傳稱震爲京兆尹，若以明論，當稱應天府尹。湯文正施愚山墓志曰典試中州，若以本朝論，當稱河南。

一、官名地名行文處隨俗用省字法，考古大家俱有此例。其序官用省字法者，如昌黎劉昌裔碑，應書檢校尚書左僕射云云，而標題單摘統軍二字。韓紳卿墓志稱容、桂二管，一容州總管，一桂州總管，省却兩州字、兩總管字。又稱桂將裴行立，容將楊旻，亦省却州字、總管、都督字樣。宋人文集中所稱三司、三班、一府、二府者，俱包括無數官名。歐公劉先之墓志稱與州將爭公事及後將范公至云云，亦猶今之稱前督、稱後撫也。以故施愚山李東園墓志稱督撫，汪鈍翁郝公墓志稱司道，稱參遊，稱撫提，稱副左，歸震川章永州墓志稱院

司，皆不稱全官。

一、其序地名用省字法者，如歐公伊仲宜銘稱歷知汝州之葉，不稱葉縣，鄭州之滎陽，不稱滎陽縣。東坡趙康靖公碑稱呂溱守徐，蔡襄守泉，趙小二寇廬、壽。王荊公王比部墓志稱願得蘇、常間一官。曾南豐錢純老墓志稱爲尉于秀、葵、鄧云云，皆省却一州字。以故歸震川李按察碑稱滇民乞留，葉文莊公碑稱公在廣。湯文正張尙書墓志稱楚撫，先府君碑稱斌在虔聞之，官名地名皆省却數字。

一、本朝官行文書有不得不從俗者。汪鈍翁乙邦才傳取太守結狀以報，人嫌結狀二字不典。案昌黎鹽法議有脚價、脚錢之稱，歐公曾致堯墓銘有支差、添解之號，陳琳檄吳將部曲文稱如詔律令，任昉彈劉整文稱充衆準雇，皆結狀類也。正宜從俗，以存一朝文案。

一、非史臣不應爲人立傳，昔人會有此論。然柳子厚引箋奏隸尙書以自解，歸震川則直言古作楚國先賢傳、襄陽耆舊傳者，皆非蘭臺館閣之臣，公羊、穀梁亦未聞與左丘明同爲某國之史臣也。此論出而紀事之例始寬。

一、黃梨洲言行狀爲請諡而作者，不書子女及諡法，爲請墓志而作者書之。今請諡之狀久不行矣。唐、宋諸大家行狀無不書婚娶及諡法者，合從之。

一、滿洲姓氏與唐、虞、三代相同，其冠首一字，非其姓也。元許有壬作鎮海碑，題曰右

丞相怯烈公。姚燧作博羅驢碑，題曰平章忙兀公。集中亦倣此例。閣峯尚書、師健中丞、本富察氏，均書富察公。雪村中丞本姓白，故書白公。至若鄂、尹兩文端公，其冠首一字，父子相承，有類于姓，宜因其俗稱。若溯所由來，尹祖居關外章佳地方，因以爲氏，當稱章佳公。然以標題猶可也，若行文處稱尹爲章佳公，將舉世不知爲何人矣。要之周公、孔子亦非本姓，秦始皇本姓嬴，生于趙，遂姓趙。以故方望溪修法海墓志稱法公，未爲過也。

一、編古人已定之集，碑傳中貴賤男女，可以以類相從。若自編其未竟之文，則先後撰成，有不得不參錯互見者。

一、古人文無圈點，方望溪先生以爲有之則筋節處易于省覽。按唐人劉守愚文冢銘云：有朱墨圈者，疑卽圈點之濫觴。姑從之。

一、古人無自梓其文者。梓集百卷，始于和凝，爲人所嗤。然唐以前文多傳鈔，非板而行之，可見古人文之不自梓亦由風氣未開，非盡從謙也。慮門人弟子有所竄改，不得不自蹈駘癡符之誚。第古書有卷無頁，故每篇皆連屬成文。今既付之攻木之工矣，倘仍用古人編卷法，則改一篇全篇皆動，故各自爲篇，亦用今法。

一、文章有餘意未盡者書之于後，始于韓文公。宋、元人有自記之例，蓋示人以行文繁簡之法也。集中倣之，凡未竟之意，不入本文者，別署紙尾。

一、集中議論文字，有偶異先儒獨抒己見者。拘士頗以爲驚。恭讀皇上御批顏魯公祠堂記云：「今之學者，一字一句與程、朱不相似，則引繩批根曰此異端也。及考其行，乃與流俗無異。」又曰：「今上智之士，譬咳偶異于聖人，卽擯之不得爲吾徒，而中才以下反可以口說得之，則學問之道將淪胥以亡，較不講學之時，晦冥尤甚。」大哉王言，洵萬古讀書之準則也。

小倉山房文集卷一

長沙弔賈誼賦

歲在丙辰，予春秋二十有一，於役粵西，路出長沙，感賈生之弔屈平也，亦爲文以弔賈生。其詞曰：

何蒼蒼者之不自珍其靈氣兮，代紛紛而俊英；前者既不用而流亡兮，後者又不用而挺生？惟吾夫子之於君臣兮，淚如秋霖而不可止；前既哭其治安兮，後又哭其愛子。爲人臣而竭其忠兮，爲人師而殉之以死。

君固黃、農、虞、夏之故人兮，行宛曼于先王。不知漢家之自有制度兮，乃嚶嚶然一則曰禮樂，二則曰明堂。夫固要君以堯、舜兮，豈知其謙讓而猶未遑！彼絳、灌之讎讎兮，召儒生而恆東向。見夫子而吠所怪兮，以弱冠而氣凌其上。曰丁我躬而未諧夫人世兮，未免負孤姿而抱絕狀。

當七國之妖氛將發兮，彼社稷臣無一語。徒申申其排余兮，余又見木索箠笞而憐汝。孫兩愛而莫知所爲兮，終不知千古之孰爲龍而孰爲鼠！彼俗儒之寡識兮，謂宜交驢夫要

津。使詭遇而獲獸兮，吾又恐孟軻之笑人。

聖賢每汶汶而蹇屯兮，歷萬祀而不知其故也；吾獨悲吾夫子兮，爲其知而不遇也。明珠耀於懷袖兮，忽中道而置之；淑女歡於衾席兮，媵妣譖而棄之。夫旣干將之出匣兮，胡不淬清水而試之？蒙召見於宣室兮，泣鬼神於前席。蓀拳拳而託長沙王兮，終不忍使先生之獨受此卑濕。欲嘉遜乎山椒兮，感君王之恩重；圖効忠於晚節兮，鵬鳥又知而來送。己之薄命固甘心兮，又累梁王而使之翻輟。傷爲傳之無狀兮，自賢人之忠愛也；三十三而化去兮，恐終非哭泣之爲害也。

彼顏淵之樂道兮，亦時命之不长。賢者不忍其言之驗兮，宜其身先七國而亡。悞鳳凰爲鷓鴣兮，覽德輝而竟去；駟玉虬以上升兮，知九州之不可以久駐。逝者旣蕭曼以雲征兮，名獨留乎此處。

亂曰：瀟湘之春，水浩浩兮；有美一人，涉遠道兮。忽見芳草，生君之廟兮；咨嗟涕洟，感年少兮。

不繫舟賦 有序

望山尙書再莅兩江之四年，政行化和，風物恬美。署之西，小園夾池，屋形如舟，公葺其舊而

顏之曰「不繫」。夫舟之義取乎濟川，其繫與否，非舟之所能自爲也。昔人稱謝太傅功高百辟，心在一丘。公之謂矣。牧宰江寧，從公遊而賦焉。其辭曰：

渺三山之在望，登一室之如舟。水搖光于搏壁，月照影于承甍。窗影影兮簾卷，庭冉冉兮雲留。偶振衣于綠野，恍遺世于丹丘。步乍入而雙鳧欲化，首欲回而四顧難休。

爾乃八達崇期，三楹藻稅。半榻中饋，一琴旁列。但栽薄媚之花，略綴飛來之石。雖不泊於江湖，儼橫陳而待涉。體靜而櫓槳無聲，心虛而波濤不入。右則斷橋鵲峙，小渚霜清。望舒涼室，錦淙烟庭。靈瑣槃停而霧掩，重櫺屈窄以天成。左則牢首斜臨，康圭遙踞。宜啓背以納涼，可倚襟而拾絮。高軒象君子之懷，疏落得野人之趣。牆低則遠景皆收，樹老則斜陽不去。

當夫夏始春餘，井欄石畔，竹密晝陰，草多蛙亂。鳥應節以聲移，葉辭條而律換。唯茲舟之隆然，偃長虹于天半。不因急雨以回帆，不逐浮萍而傍岸。篙工欲撼以難搖，錦纜將牽而未斷。洵足以解巾遐矚，退食澄懷，意行緩帶，小憩流杯。坐繞芝蘭之契，手栽桃李之材。觀籬落而心殷稼穡，聽波聲而夢繞黃淮。畫戟香而空堦花墮，牙旗颺而水面風來。

然而事本無常，舟原不繫。星且移宮，泉非擇地。攬物化之推遷，歎人生之如寄。朝雖挖乎中流，夕不知其所至。當前之峯影常青，此後之挈音孰繼？鼓沙棠之楫，豈料重

登；賦苦葉之匏，還期共濟。舟之泊也，共萬物以安恬；舟之行也，聽江風之位置。何況傍舟之草，附舟之蟲，本乘附之賤質，涉宦海之飄蓬。攀慈航而難再，空揭屬於波中。其能無挽紼纏而咏志，託雲物以歌風也哉？

青山招主人賦 有序

余去隨園一載，辛未閏五，復來棲遲。見石留蕪穢，屋宇黯剝，書史十蠹七八，嘆人可離園而園不可離人，憮然久之。時家居四紀，餘祿蕩然。故人戚里有以仕易農之勸，余又懼茲園之不能久居也，乃托爲青山招主人之賦以自訟而自尤焉。其辭曰：

主人去兮胡不歸？寧不見山中之突夏，蒙茷廬以蚺蟻！主人歸兮胡欲行？寧不聞山中之猿鶴，將馳檄於烟庭？憶我我兮空谷，跨兩龍兮坻伏。河雖鬢兮無梁，茅誰鬻兮無屋。忽婉俾兮馳象輪，馬沛艾兮來夫君。召鸞俞兮測風，呼謳癸兮執矩。藻兼爲之運斤兮，獲人爲之削楮。極承塵搏壁之詭文回波兮，復單極落時之房風而攏雨。君欲採兮果在林，君欲釣兮魚在渚。君欲觀大江之波濤兮，吾則聳巔峯而高舉；君欲吸九霄之沆瀣兮，吾則吐朝霞而待取。此豈不足于君所兮，胡長行而踽踽？

自客秋之騰裝兮，車啍啍而東去。山鬼喜而聳聒兮，白鹿愁而局顧。予能忍而終古

兮，恐美人之遲暮也。世翻覆而興雲雨兮，余青青其如故也。百花兮春陽，滿山兮嚴粧。盼夫君兮不見，極思心兮侵侵。書廠陳兮千束，待君兮悅目。君繡帟兮無時，走白蟬兮予。還然兮稅駕，山之靈兮如雲。老槐起而守宮兮，薇蕢搖而掃塵。危石犖确以挺其去路兮，山膏申申而冒君。曰宣聖之皇皇兮，年七十而返尼山。使哲人而無此年兮，何六經之能刪？陶潛之掛冠兮，知食祿之不如飲酒；使五柳之早植兮，寧不多飲乎一斗？彼歸妹之翩翩兮，可筮於有黃。將推車之蟬攫兮，保無厭迄于康莊。

誰轉敗以相召兮，忽許由之飄動；寧陝輸其營魂兮，乃尹氏之多夢。使果伊優與世利兮，余胡偈偈以強留？恐素襟清尚之倏然兮，何能夸毗以體柔？欲蘇世而居正兮，韜沂竟一發而難收；忍所惡而甘就兮，舍所愛而他求。謝元祺之初志兮，睇顏光之西流。及少壯之不登臨兮，老敦率而何以上高丘？君欲知余之不忍別兮，請聽此鳴鳥之啁啾。

秋蘭賦

秋林空兮百草逝，若有香兮林中至。既蕭曼以襲裾，復氤氳而繞鼻。雖脉脉兮遙聞，覺熏熏然獨異。予心訝焉，是乃芳蘭。開非其時，寧不知寒？

於焉步蘭陔，循蘭池，披條數萼，凝目尋之。果然蘭言：稱某在斯。業經半謝，尙挺全

枝。啼露眼以有待，喜采者之來遲。苟不因風而棖觸，雖幽人其猶未知。

于是舁之蕭齋，置之明窗。朝焉與對，夕焉與雙。慮其霜厚葉薄，黨孤香瘦。風影外逼，寒心內疚。乃復玉几安置，金屏掩覆。雖出入之餘閒，必褰簾而三嗅。誰知朵止七花，開竟百日。晚景後凋，含章貞吉。露以冷而未晞，莖以勁而難折。瓣以斂而壽永，香以淡而味逸。商飈爲之損威，涼月爲之增色。留一穗之靈長，慰半生之蕭瑟。

予不覺神心佈覆，深情容與。析佩表潔，浴湯孤處。倚空谷以流思，靜風琴而不語。歌曰：「秋雁回空，秋江停波。蘭獨不然，芬芳彌多。秋兮秋兮，將如蘭何？」

老而無子賦 有序

余與魚門舍人齊年交好，俱五十無兒。聞其小妻獲雄，爲之心開。乃今秋書來，又已薨歿。揆其心志，悼悵可知。乃託爲元、白相慰之言，作賦寄之，用廣其意，亦聊以自解云爾。

白太傅龜兒不存，楊枝遺嫁，病染風痺，不怡中夜。廬山之佛殿藏詩，海上之仙龕待駕。乃喟然而嘆曰：謂地至厚，謂天至仁。惟混元之不處，運萬物而相因。是故青曾黃頽，綿綿無垠；元蟲剛須，息息洪鈞。蛾猶術子，竹且生孫。何況至咳者姓，至貴者人。竇夸遺種，莊說傳薪。小者肯播肯構，大者爲鳳爲麟。且莫言恩澤之侯百世，箕裘之學

千春。但使此催主器，童昏應門，亦足逐主喪之里尹，而安登屋之游魂。

翳我何人，倮然孤獨。免乳者殤，將蠅者殯。雞林則萬首流傳，犬子則一雄未卜。有九服之英名，無半行之骨肉。爾乃石樽客散，琴臺雨濛。半欄斜照，一個衰翁。意斟愜其若失，魂充充如有窮。齊國乏負床之穎，趙家斷炊火之宗。一髮之懸崖太險，千年之得姓將終。耳羨梁間乳燕慈烏之語，心驚身後梨花寒食之風。未病而巖牆生乎四體，非雲而孤影蕩于空中。沉復池北樓臺，池西書庫，彝鼎鱗列，牙籤雲布。白樸百篇，青箱十部。莫不物物心裁，絲絲手護。甲乙丹黃，研朱滴露。董安于之墻壁，半煉蒿銅；晏平仲之房楹，深藏竹素。問交替與何人，儼橫陳于道路。

于是愛先生者，代爲謀祝，而望商瞿之得晚息焉。憎先生者，嘲怪荒侯，而疑展氏之有隱慝焉。元相公聞而笑曰：是何以造物爲拘拘，而不證之詩書耶？夫侯龜四兆，神理萬殊。箕疇五福，子嗣本無。宜尼大聖，早喪伯魚。齊桓公有子六人，而幹掩揚門之扇；田成子有子七十，而身爲寄猥之徒。愍隸轉尸，功臣隱痛；練裙葛帔，名士嗟吁。是故賢夸羸博之札，達稱東門之吳。曾怒西河之泣，孔辭顏路之車。彼夸語兒之鄉而登望子之臺者，盍亦鑒于斯乎？且莫言子不孝，則如龍欄氏之忘情；子不祭，則如公索氏之亡牲。就使惠種非狂，胞衣盡紫。高陽八才，姜支三趾。亦勢必暮授經書，朝布筵几。女聘姬姜，師延崔、